



刘凯

踏青习俗在我国由来已久，先秦时期就已出现，魏晋时期盛行，唐宋时期成为大众化春游活动。沐浴着春光，人们结伴出行，赏春景，感春意，沐春风，观山川风光，览名胜古迹，荡秋千，放风筝，竞龙舟，采百草，消灾祈福，健身壮体，其中不乏一些文人墨客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踏青诗句。

先秦时期，踏青活动始于春分，时人诗曰：“二月二日踏青节，群游赏散四郊”。魏晋时，踏青定于清明前后，人们聚于水边，举行“祓除”仪式——沐浴，熏身，除垢祛病。晋代诗人张华记叙了这一习俗：“阳气清明，膏泽流盈；习习祥风，启滂导生；禽鸟逸豫，桑麻滋荣；纤条披绿，翠华含英。”

唐代时，踏青开始盛行，人们呼朋唤友，或到郊外游赏春色美景，或携酒相聚，或探访名园，或放风筝。诗人杨巨源在《东城早春》一诗中写道：“诗家清景在春新，绿柳才黄半未匀。若待上林花似锦，出门俱是看花人。”白居易《钱塘湖春行》描绘出一幅早春踏青图：“孤山寺北贾亭西，水面初平云脚低。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春燕啄新泥。乱花渐欲迷人眼，浅草才能没马蹄。最爱湖东行不足，绿杨阴



踏青诗话

里白沙堤。”

“万树江边杏，新开一夜风；满园深浅色，照在绿波中。”诗人王涯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春游画卷。古人踏青注重服饰穿着，例如杜甫在《丽人行》中写道：

“三月三日天气新，长安水边多丽人。态浓意远淑且真，肌理细腻骨肉匀。绣罗衣裳照暮春，蹙金孔雀银麒麟。”丽人仪态之娴雅、体态之优美、衣着之华丽，可见一斑。

到了宋代，踏青春游愈加盛行。诗人张先在《木兰花》诗中写道：“龙头舂艮吴儿竞，笋柱秋千游女并。芳洲拾翠暮忘归，秀野踏青来不定。”陆游踏青归来，乘兴写下《山城踏青》：“天晴山雪明城廓，水

涨江流近驿亭。客鬓不如堤上柳，数枝春动又青青。”吴惟信的《苏真堤清明即事》一诗则描绘了因恋春而留连忘返，以至日暮而归的春游场景：“梨花风起正清明，游子寻春半出城。日暮笙歌收拾去，万株杨柳属流莺。”孟郊的“日日出两园，只望杨柳色。乃知田家春，不入五侯宅。”深情并茂写出了人们踏青时的喜悦心情。

明代，踏青已基本成为一种“定制”。明代“四杰”之一杨基在《上巳看花次韵》诗中写道：“东湖湖畔柳丝长，满苑飞花乱夕阳。何处祓除女儿散，来过流水郁金香。”短短四句，春天的灵动场面跃然纸上。

清代，踏青成为一种大众活动。郑板桥与朋友外出，看到蝶飞鸟鸣，随口吟出一首《春词》：“春风、春暖、春日、春长。春山苍苍，春水漾漾。春荫荫，春浓浓，满园春花开放。门庭春柳碧翠，阶前春草芬芳，春鱼游遍春水，春鸟啼遍春堂。春色好，春光旺，几枝春杏点春光。春风吹落枝头露，春雨湿透春海棠……”全文56句，嵌入67个“春”字，自然流畅，回味无穷。

“逢春不游乐，但恐是痴人。”春日阳光明媚，草长莺飞，流水潺潺，愿你我都能走进天地间，纵情山水，体味生命的绚烂，感悟生命的真谛，学会于忙碌奔波中愉悦身心。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李梦晴

烈风呼啸，雪山连绵，戈壁广阔，夕阳瑰丽……终于，我走进了壮美的西北。

从兰州出发，横跨青海高原，直奔敦煌，满怀敬意地踏上古丝绸之路。遥想两千多年前，张骞出使西域，手持旌节，行走于漫漫黄沙道上，满怀初心，踏出一条通往远方的丝路。如今，走出黄沙道，循着古人的足迹，追寻跨越千年的风沙与日月，找寻关于古老丝路的记忆。

走出黄沙道，须经得住“身体劳形”之苦。这里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沙漠，是长达两千公里的生命禁区。古人观星定向，以生命为棋，与自然天险对弈，终探得穿越茫茫沙海的天机。行至高原，海拔升高，空气愈发稀薄，温度越来越低，狂风在耳边掠过。眼前，漫天黄沙奔涌而来，数千年前的场景似乎再现——风沙抚平了张骞前行的足迹，掩盖了远嫁公主层叠的裙裾，埋没了楼兰古城积粟的丰田……

黄沙道上，人烟稀少，视野广阔，一路奔波却并未让人感觉单调。近看山石耸立，远看群山环绕，首尾相连如卧龙盘旋，似下一秒便要夺路而出。山顶依稀白雪覆盖，如仙人头顶圣洁的花环。

“请问，这里是敦煌吗？”当年，张骞行至敦煌，激动万分，一遍遍询问当地百姓。敦煌，古称沙



出走黄沙道

洲，是我国古丝绸之路最后一个边陲重镇。沙海清泉、壁画造像，这里的美，这里的故事，令世人魂牵梦绕。到达敦煌时，已是傍晚，但天空仍如正午时明亮，一轮浑圆巨日当空，向着广袤的大地上洒下耀眼光芒。驻足静静眺望，夕阳如一只色彩浓烈的画笔，染红了天边的云霞。

夕阳陨落，天色渐暗，西北大地的苍凉尽显，此刻，我的脑海中跳出几句渲染夕阳的诗句，如马致远那句“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”，表达了游子离家之愁。不过，明杨慎的“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”、宋徐元杰的“风日晴和人意好，夕阳箫鼓几船归”，却描绘了夕阳西下的壮美和欢愉。可见，夕阳并非只是悲观的符号，只不过沧海桑田，时易世变，观者心境不一，面对同样的“落日长河”之景，会生出不同的感慨与思绪。

数千年的沧桑巨变，使敦煌厚积了历史与文化，也积蓄着不息的生命力。

西北之境，这里的湖泊美丽如“神女的眼泪”“神仙的调色盘”，这里的故事饱含着民族大义、家国情怀，这里的长河山石、夕阳日暮，不似江南温婉却也有着万般的柔情，历时千年而不朽。

走出黄沙道，在肆虐西北千年的风沙中，领略丝路传奇，留下清晰可见又转瞬即逝的脚印，好似梦幻一场。然而，变的是心境，不变的是绵延厚重、浸润悠长的文化、历史和传奇。（作者供职于中煤财务有限责任公司）



椿芽总关情

付超

清明节气前，香椿正嫩，餐桌上又迎来大自然的一份馈赠。

小时候，奶奶家院里有棵香椿树。等到满树的嫩芽长到大人的中指长短，奶奶就拿带钩的竹竿劈下一小把，品尝这春天的味道。

元代元好问的《溪童》曾有“溪童相对采椿芽，指拟阳坡说种瓜。想是近山营马少，青林深处有人家。”的诗句，诗中孩童的欢心雀跃像极了儿时的我。

香椿拌豆腐、炒鸡蛋、炸香椿鱼……香椿的吃法多样，每道菜虽各具特色，但都保留着香椿的鲜、香、嫩。

说到香椿拌豆腐这个菜名，往往要加一个后缀词——一清二白。焯水的香椿碧绿，豆腐白嫩，将二者均匀地切成小丁，加上调料，淋上香油拌匀，一道时鲜佳肴就可上桌。

明代李濂有诗云“把孙探雀舟，留客剪椿芽。无限村居乐，逢人敢自夸。”诗中情景和杜甫的“夜雨剪春韭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村居的白头老翁将最鲜的椿芽摘下，用来招待老友。昏黄的光

晕下，两人对酌同饮，促膝谈心，流露出情深义厚的融融之情。

我的好友调职广州后，每每在聊天时感慨，吃不到家乡风味。所以，每年我都会打包邮寄新鲜的椿芽，让家乡的味道跨越山水去慰藉她。

香椿鱼是香椿吃法中最香的一种做法，也是婆婆的拿手菜。香椿用盐腌过，面粉和鸡蛋调成糊，裹好糊的香椿下油锅，炸至金黄捞出，接着复炸一遍，使香椿鱼更酥脆。今年的第一顿香椿鱼配了煎饼，送给80岁的婆婆，老人家吃得十分高兴。

这些年，我家形成习惯，就是每年清明前后备几斤香椿，洗净焯水后储存在冰箱里，等在外工作的女儿回家时做成美味。女儿大学毕业后独自在外打拼，每年劳动节、国庆节放假归来，拿出香椿或炒或炸，足以让她吃得欢颜。

“山珍肥身无花，叶娇枝嫩多杈芽。长春不老汉王愿，食之竟月香齿颊。”明媚的春日里，椿树枝叶总关情，那悠长独特的香气，更是一种饮食文化的传承。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

春耕



俞继东

犁铧掀开大地的封面
古老的农谚
在春风中再版发表
布谷鸟是忠实的朗读者
字正腔圆的前言
唤醒酣睡的生命

那些躬耕的背影
双手挥舞着力气
校对着弥漫的晨雾

在夕阳下印出一行行晚霞
把松散的日子
装订成一个紧凑的主题

土壤里萌发的种子
怀着碧绿的梦想
向往着丰收的大把金黄
此时的大地

正默默记录着一串串脚印
准备着秋后的一行行书跋

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

书画苑

花开燕来

徐淑荣